



总参谋长刘伯承



三军团长彭德怀



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



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

天下第一军

红一方面军纵横征战纪实



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在一起

魏在田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魏在田 编著

009044

天下第一军

红一方面军纵横征战纪实

一九九五年五月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袁正平

封面设计：海 联

天下第一军

——红一方面军纵横征战纪实

魏在田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计经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1/32 印张 13.5 插页 1 字数 350 千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782-6/E·36

印数：1—20000 册

定 价：14.80 元

目 录

楔子·残阳如血 1

湘江之战：红一方面军有史以来最惨烈的败仗。蒋介石以为红一方面军从此消失了。李德的英雄梦，幻灭了。但是，英雄从来都是从失败中走向辉煌的。毛泽东注视着湘江，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第一章 血泊中冲杀出来的铁军 10

周恩来下定决心：必须以武力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于是他想到了“铁军”。汪精卫对部下说：“我似乎已嗅到共产党人的‘火药味’”。蒋介石听说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张发奎姑息养奸。会昌战斗，起义军打得粤敌钱大钧连轿子都来不及抬走。

第二章 宁冈战役，毛泽东初显军事天赋 28

“八·七”会议，毛泽东说：“蒋介石比我们高明，会抓军队。”党权政权，离不开军权。秋收起义，毛泽东避实就虚。芦溪战斗，总指挥卢德铭拦住毛泽东：“你是前委书记，我来掩护你们撤退！”宁冈战役，毛

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显露出高超的军事天赋。

第三章 蒋介石对井冈山大打出手 …… 51

朱毛在井冈山“落草”，令蒋介石大伤脑筋。耒阳一战，林彪深得朱德的赏识和称赞。朱、毛会师井冈山第一仗，朱德智胜周体仁。红军建设初具规模。叛将袁崇全双枪齐鸣，红军第四号人物王尔琢倒在血泊之中，林彪乘势平步青云。红三十一团黄洋界炮轰吓退湘军一个师。彭德怀率部登井冈，朱、毛、彭三巨头大会师。

第四章 赣南闽西艰苦转战 …………… 74

毛泽东、朱德施“围魏救赵”计。何健得意洋洋地站在井冈山上说：“区区共匪，何足挂齿。”大柏地恶战，朱毛变被动为主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朱毛之争，林彪亲毛反朱，捞足政治资本。攻占长汀，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的制服、徽章。袁文才、王佐事件，彭德怀被迫离开井冈山。

第五章 一举攻克长沙城 …………… 109

红三军团一举拿下长沙，创造红军战史上绝无仅有的战例，中外震惊。红一方面军正式成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浴血奋战16天，林彪使出火牛阵。毛泽东对攻打中心城市的热情骤然降温。

第六章 龙冈东韶定乾坤 123

蒋介石趁火打劫，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宣称6个月内解决红一方面军。毛泽东“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粟裕深入虎穴，打探敌情。龙冈之战，红一方面军打得十八师片甲未还，生擒师长张辉瓒。

第七章 横扫千军如卷席 141

蒋介石派心腹爱将何应钦督战。红一方面军数万大军在东固丛林中潜伏20余天，突然出现在公秉藩所率二十八师面前，将其一举歼灭。罗瑞卿血战观音崖。红一方面军挥师东扫，所向披靡。

第八章 运动战五战五捷 160

蒋介石使出“杀手锏”，以校长身份，笼络红军中的黄埔毕业生。黄公略大义天亲，怒斩说客。蒋介石坐镇南昌，调动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发誓说：“这次围剿，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朱毛不失大将风度，红一方面军大范围机动，避实就虚。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5大战役，歼敌数万。蒋介石在他的德、日、英顾问面前大失体面，狼狈不堪。

第九章 赣水苍茫阻雄师 182

毛泽东大权旁落。彭德怀“啃”不动赣州，毛泽

东下山收拾残局，林彪率第一军团攻克漳州。水口之役——空前惨烈的肉搏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毛泽东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第十章 吃掉王牌十一师 200

蒋介石调动嫡系王牌出马，心腹爱将陈诚指挥嫡系12个师一马当先。林彪攻克乐安城，全歼守敌3000人。宜黄战役，彭德怀号称“红军之狮”。宁都会议，毛泽东再次被解除军权。黄陂战役——林彪生平最得意之作，指挥红一方面军首次进行大兵团伏击战，全歼五十二师，击毙师长李明。草台岗战役，红一方面军围歼蒋介石宠爱的嫡系王牌十一师。

第十一章 血战三百六十天 221

蒋介石请来德国顾问赛克特，实行堡垒战术。博古也请来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实行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黎川保卫战——72人对敌1个军3个师，肖劲光战败受审。福建事变，红一方面军坐失良机。广昌保卫战，红一方面军倾全力孤注一掷。高虎脑战役，蒋介石嫡系精锐汤恩伯部死伤惨重。高兴圩血战，杨得志率部对阵30余昼夜，浴血激战。

第十二章 浴血湘江封锁线 263

红一方面军抬着“轿子”开始长征。蒋介石吹嘘说已对红一方面军布好“钢铁封锁线”，不难就擒。陈济棠网开一面，放“虎”出山。林彪、彭德怀率部血战湘江边。

第十三章 四渡赤水出奇兵 299

面对湘江惨状，博古想到了死，而毛泽东却对前途充满信心。张闻天、王稼祥极力推举让毛泽东领导红军。杨成武率部强渡乌江，毛泽东赞叹说：真了不起！蒋介石坐镇重庆，力图全歼红一方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

第十四章 大渡桥横敌胆寒 339

毛泽东让几十万国民党军跟着他屁股转。林彪发杂音，指责红军“不走弓弦走弓背”，毛泽东呵斥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蒋介石企盼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强渡大渡河，勇士飞夺泸定桥。蒋介石只得望红军北上兴叹。

第十五章 铁流万里大进军 361

蒋介石说：“红军已成流寇，西北的风沙雪暴、沼泽和荒野足以把他们困死。”张国焘干扰，失去占领松藩东出四川的机会。叶剑英愿做开路先锋。腊子口天险降神兵，挥师胜利到吴起。

第十六章 奠基陕北展宏图 386

徐海东用马鞭向地图上一指，果断地说：“还是先打东北军！”直罗镇战役，陈赓要把牛元峰开膛破肚。林彪全歼阎锡山王牌——“满天飞”独二旅。红一军团向西北推进，如入无人之境。山城堡一战，胡宗南不敢再逞凶。周恩来对蒋介石说：“只要蒋先生抗日，不光我可以听你的话，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抗日前线。

尾声：日军神话的破灭 421

楔子·残阳如血

湘江之战：红一方面军有史以来最惨烈的败仗。蒋介石以为红一方面军从此消失了。李德的英雄梦，幻灭了。但是，英雄从来都是从失败中走向辉煌的。毛泽东注视着湘江，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1934年11月中旬，南昌。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

蒋介石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着一身灰哗叽军服，穿马裤、马靴，扎着武装带的蒋介石，此时正身材笔直，以一种过份做作的军人姿态端坐在主席位置，肃然地面对南昌行营几乎所有高级军官、文职幕僚。他的眉宇之间隐含着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杀气。

“诸位，11月13日至15日，朱毛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连续突破我军两道封锁线之后，又突破湘军、粤军何键部、陈济棠部20万兵力在宜章、彬州、耒阳间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他们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必沿五岭山脉，循肖克故径，经兴（安）、全（州）、灌（阳）西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上。”

说完，蒋介石缓缓离座，走向身后的国共两军战略态势地图，众将领和幕僚们的目光也随着他向前移动。

“诸位请看，”蒋介石手拿一只长杆指着地图说，“朱毛红军在突破我军第三道封锁线以后，为了进入湘西和贺龙第二军团、肖克第六军团会合，正向湘桂边境东岸地区前进，我们要在湘桂边境广西一侧的兴安、全州、灌阳三县，调集重兵，构成一个三角口袋阵，迎战朱毛红军主力。”

蒋介石把长杆交给一位侍从以后，又走回了座位，突然加重语气说：

“现在我命令！”

“唰”的一声，下面的人全部起立立正。

蒋介石接着说：“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第六路总指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五路堵截，聚歼朱毛红军于湘江以东。”

最后，蒋介石还特别训令：

“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11月底，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为掩护全军突围强渡湘江，已经在湘江边的觉山和湘军刘建绪部章亮基第十六师、陈光中第六十三师激战两昼夜，打退章、陈两师10余次冲锋。战斗颇为惨烈，双方伤亡颇大。

章、陈两部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又向红一军团发起密集攻击。一批又一批的飞机，几天来，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在觉山的上空盘旋、轰鸣。炸弹不断地向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投掷；一个烟柱接着一个烟柱，从地面上腾起，卷挟着泥土，扬到半空。大炮的轰击，比飞机的轰炸还要猛烈，炮弹像雷暴雨般地倾泻下来。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在爆炸声中，一批一批的红军战士被炸倒在地，或炸飞上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战士也没有畏缩，子弹打完了，就端着

上好刺刀的钢枪，或手舞大刀，冲入敌营中，和敌人混战，犹如猛虎扑羊群一般，奈何敌人像蝗虫一样多，红军战士寡不敌众，生还者极少。

林彪军团长站在军团司令部，从望远镜里看到这壮烈的场面，对身边的政委聂荣臻说：

“红一军团从来还没有打过这么悲惨的战斗。”

他此时想到了第四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的黄陂战斗，是一次大兵团的伏击战，全歼蒋介石嫡系第五十二师，那才真正痛快。

“他妈的！蒋介石现在是乘人之危，欺负我们没有飞机大炮，总有一天我也要叫他尝一尝我林彪的厉害，让他一听到我的名字就睡不着觉。”林彪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聂荣臻说。

聂荣臻对林彪的性格比较熟悉，知道他好胜，所以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让林彪演了一出活捉、审问“蒋介石”的戏，让林彪过了一回干瘾。

“时间紧急，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了没有？”林彪问。

“没有。后续部队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还没到江边哩。”聂荣臻告诉他。

“怎么这么慢？”

参谋长左权叹了一口气说：“抬着那么多破家什，怎么快得了？唉！”

“现在分分秒秒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必须给军委发一封火急电报，说明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请军委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林彪给左权下达了这项指示，左权拿着一个本子在做记录。

12月1日凌晨，朱德总司令接到一军团发来的电报后，下达了紧急作战令：命令红一军团坚持原地抗击来自全州之敌。

两小时之后，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名给红一、三军团发来一封语气沉重、措辞严厉的电报，其中说到：

天下第一军

“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林彪、聂荣臻看了这封电报后，觉得压力很大，给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

“誓死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

于是，红一军团在江岸 20 多里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用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看完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联名电报，正要政委杨尚昆说什么，突然，一颗炮弹在离指挥部四五十米的地方爆炸，屋顶上的泥土纷纷震落下来。在他们附近，紧接着又落下了几发炮弹。

轰隆！轰隆！

彭德怀边拍弹身上的泥土，边骂道：“狗杂种！看来白崇禧是不要老子过江啦。”

杨尚昆对彭德怀说：“三家的联名电报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江边的阵地，狙击桂军的进攻。”

彭德怀惋惜地说：“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在这次战役中，我三军团主要担负在光华铺、新圩等地狙击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渡江的任务。可是，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虽然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损失也是惨重的。”

彭德怀说到这里，转过身去问参谋长邓萍：“最新的伤亡数字是多少？”

“大约在 3000 人左右。”邓萍说，“在新圩战斗中，红五师参谋长胡浚、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都牺牲了，红十五团团长、政治委员和红十四团政治委员均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

“红五师减员 2000 多人。尚昆同志，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彭德怀问。

“是不是把红六师调上去，接替红五师的阻击任务。”

“可以！邓参谋长，请拟定一道命令。”彭德怀对邓萍说，“命令红六师第十八团接受红五师移交的阻击任务，担负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的任务。”

彭德怀说完，邓萍转身就要离去，“慢！”彭德怀又把他叫住，“你要告诉十八团团长，他们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的后卫部队，处境更加险恶，他们1个团必须对付桂军3个师，让他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红六师接替红五师之后，敌人又向新圩发起了新的冲锋，先是炮火猛轰，然后又整营整营地往上冲。红十八团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完成了阻击任务。最后，被蜂拥而至的桂军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12月初，湘江的黄昏。

血红的夕阳，是那么大，那么红，又那么圆，在散乱无章的云朵霞片中徐徐下沉，显得是那样的困惑，那样的疲乏。

在这血红的太阳下面，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国民党军的飞机飞得很低，举头就可以看到机翼上的“青天白日”徽记。飞机轮番地轰炸着湘江上红军架设的浮桥，炸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昔日清澈泛绿的江水，如今是波涛汹涌，喧腾不已。

飞机轮番轰炸了一阵，然后撒下一些“蒋委员长劝降令”就飞走了。

红一方面军工兵连立即抢修浮桥。

激战后的江面上，漂浮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着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的遗体、马匹尸体、斗笠、木箱，漂浮着散乱的文件、书页以及“蒋委员长劝降令”。鲜血和江水混合在一起，缓缓地向东北漂去……。

渡口边的河滩上，布满马匹和人体的残骸和两米多深的弹坑。坑中还冒着黑烟，那是死神的呼吸。在弹坑近旁的倾倒的树枝上挂着被扯烂的带血的布条碎片。一个弹坑四周，竟躺着30多具尸

体。

许许多多伤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直僵僵躺着不动，但是多数都在那里痉挛，在那里哼哼。到处都是血，都是肮脏的绷带，都是呻吟声。汗臭，血腥，烂肉臭，和着浓烈的硝烟味顺着风一阵阵地扑过来。

渡江的红军指战员个个脸色发灰乃至发黑，一双双眼睛充满迷茫的神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尘的破烂的便衣或军装，有的戴着红五角星的帽子，有的背着斗笠，有的光着头。

许多人疲倦到了极点，一登上江岸便倒卧在沙滩上喘息。

沙滩在鲜血的浸润下，瑟瑟发抖，森林飒飒低吟，这是唱给不屈者们的安魂曲，悲壮、苍凉、雄浑、沉闷，充溢天地之间，欲把死者唤醒。

湘江之战，红一方面军有史以来最惨烈的败仗。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正急匆匆地赶往江边。总部的一位参谋看见周恩来走来，急忙迎了上来。周恩来问他：“朱总司令在什么地方？”

“他和叶（剑英）司令员在前面指挥部队过江。”这位参谋回答说。

他们正说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一前一后地向江边走来。眼前江边惨壮的局面，和李德最初的希望确实是反差太大了。

当李德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踏上中央苏区那片火热的土地时，他就把全部热情、全部希望和全部幻想寄托在这块土地上了！

“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这是他追求的目标，也是第三国际的要求。

那时，他站在独立屋前，在绿油油的田间与山岗之上，曾不止

一次地仿佛看到了满天遍地的红旗。那红色旗帜犹如石击水波似地向四方延伸开去。在巴伐利亚街垒战中没有实现的目标，将在15年后的异国土地上得以实现。

此时，红旗的波浪化成了殷红的江水，那不是夕阳投落的霞光，而是千万红军战士的鲜血和生命！

李德的英雄梦，幻灭了。他的内心在亢奋与痛苦中挣扎。

李德没有想到在湘江两岸会出现如此大的挫折！他对身旁的博古嘟哝着：

“大概损失2万人！”但他又错了，大大低估了湘江之战红一方面军损失的严重程度。

1934年12月2日，红一方面军虽然全部渡过了湘江，突破了蒋介石号称的“钢铁封锁线”，但损失巨大，由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人。

曾经粉碎过100多万国民党军队4次“围剿”的红一方面军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博古此时脑海里充满了矛盾，也顾不上搭理李德。“难道以前的做法真的错了吗？军队都打垮了，还谈何理想！”

惨痛的教训，正在唤醒红军。

硝烟还未散尽，还有许多火苗就在人们身旁燃烧，疲惫的红军战士谁也顾不上去扑灭它。

血腥味愈来愈浓。

夕阳依然血红，依然不肯骤然降沉到山后，好像对这弥漫着硝烟和焦土味的湘江还有许多的眷恋。

正受病魔折磨的毛泽东，此时还没过江，就站在夕阳下，站在血腥中，站在硝烟弥漫的湘江边，目光沉沉地注视着湘江。

江中涌动着一股又一股血涡血浪，在如血夕阳下，蜿蜒曲折，一段淡似一段，不尽地流向东北，吸入山壑，隐没于云端。

血不能白流！毛泽东发自心底地呐喊。

毛泽东注视着被鲜血染红了的湘江，久久地注视着。……

他的脑海正在激烈起伏。

毛泽东沉沉地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既是对自己说，也是对他身旁的王稼祥、张闻天说。也仿佛是对湘江说。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被剥夺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但谁也无法剥夺他对这支他亲手创立的军队一败再败后前途的忧虑；对正步入绝境的红一方面军命运的关注；更无法剥夺他对如何才能使红军反败为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深谋与远虑。

毛泽东像一切伟人一样，有着极强的自信，而又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他是生来推动历史改变时势的人！失败了，不妨重来，三湾改编前的秋收起义失败了，宁都会议也是个失败。现在的湘江之战，更是个惨烈的失败。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因为已到了非讨论失败原因不可的时刻。

正如另一位美国人R·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所说，此时“红军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

再不扭转航向，再不调换舵手，等待着红一方面军的将是灭顶之灾。

这时，毛泽东左手拄着一根树枝，将右手上拿着的香烟猛吸了一口，然后，又像是要吐出憋在心头的一股闷气似地将刚吸进的烟又重重地吐了出来，甩掉烟头，迈着大步向浮桥边走去。

快走到桥头时，毛泽东停住了，望着西边将逝的残阳，沉思了片刻。然后又转过身来，对正跟上来的张闻天、王稼祥说：“不能这样了……要找他们谈谈，要争啊！”

王稼祥与张闻天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向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

三人一起向着湘江对岸走去……